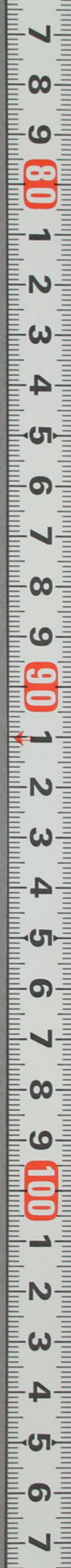




韓非子解詁全書

一

□ 13  
2584  
1





仁18  
號 2584  
卷 1-10

加州津田先生著

# 韓非子解詁全書

浪華書肆

寶貝文堂梓

重刻韓非子序



文章家賞論喜快之言吡於陽哀怨之言吡於陰出莊子在

陽則飄飛而曼行莊周列禦寇是以陰則儻切而參差傲刻

屈原韓非馬遷是已屈原怨而哀韓非怨而憤馬遷怨而悲

自吾夫子曰可以怨論語而大舜以怨慕孝孟子屈原馬遷以哀

怨思韓非之書十餘萬言皆成於發憤感怨賤虛名貴實用

明賞罰破浮淫極法術之變詭而不失正者也蓋非為韓疎

屬公子嚙致乏授嚙致孤至一見王棄不用卒之秦之適雖

欲存韓不可得為李斯所譖身戮以死其為怨憤寧怨言哉

今天下名法覈而治功起所急者不在權畧而正在仁恕明末

新刊韓非子解詁

首卷

大清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磯貝靜昇氏



法峻而酷貴臣輒以法中傷名士故云仁恕權略不可偏廢又與何犂之言異安所事非  
之書用之莫文章之道日峭而深黃芎峭峻深作滌誤互乎膾炙其詞  
膾炙謂嗜弁州所謂薦三鸞者以味薦耳謂當作鸞余友趙潛之  
諸同社病榻漫事曰團結共事曰嗜古若渴尤嗜非之書始  
焉雙其訛舛外對校也錯亂也已而彙諸家異同箋評之復請正諸  
先輩板行之其為好亦已甚矣雖然昔馬遷傳韓非附與老  
子謂本原道德之意孔明以非之書進後主而自擬於管樂  
樂管仲殺其寄託不亦遠乎謂潛之亦自則吾儕嗜非不徒艷其  
文詞而天下用非者又寧工其法術已哉其用在賤庸名貴  
強可用以治國半天下也漫次為序武林王道焜昭平父題

重校韓子迂評引

門無子謂余曰漢志韓非子五十有五篇元何犂至元間所  
進止於五十三篇已亡其二矣內儲說六微篇又亡其二十  
有八條句文殘缺章或脫簡畫離其真苟因何本而判定之  
猶未能備比閱吳郡趙先生本則篇章具在不亡也欲易之  
則工鉅守殘則不全獨奈之何余曰文從趙本且則仍何氏  
可乎蓋說林篇雖合名不易也茲劫之且不令而文之氣脈  
獨與和氏貫則補其文而仍其合無傷也且夫錯簡何病哉  
譬之僭衣札脫縷絕而散置之則襟裳裳幅皆失其故度然  
視其朕猶在取而屬之如故縫矣古人之精必表而後見子



而有當於心者必品題而設飭之青黃華端千古魂動則吾子專解之力也夫文从趙本則於義理全目仍何氏則於述本無害屬之如故縫則章句適青黃而設飭之則精神見猶匠石之移梁易棟不運斤物而故度依然無恙斯為國工雖然世徒以其文之最而尸祝之邪抑謂其深於道而能文邪要其歸一城且書耳何足以重儒者之苦心門無子曰善

萬曆十一年十月識

按印篆曰吳中散史之章不著姓名

刻韓子迂評序

夫言期于用言而無用言雖善無當也眾人皆以為然而吾亦以為然者六經也眾人皆以為然而吾獨不以為然者宋

儒也

道學末流其弊也偏然泛言宋儒亦未可

眾人皆不以為然而吾獨

恐脫為字然

者韓子之書也韓子之書言術而不止于術也言法而不止

于法也

兼用法術見定法篇

纖珠碎錦百物具在誠汰其砂礫而存

其精英則其於治道豈淺鮮哉顧用之何如耳

史記霍去病口氣王

安石用周禮而成靖康之亂

鳳卿按欽定周官總辨云注釋禮康成鄭氏之功甚鉅而其

過亦不細蓋王安石所以襲述于新莽而禍宋者多依于鄭氏之說也至蔡京童貫王黼而極矣以速北宋之亡其詳

本漢文帝用黃老而致刑措之功視用之何如耳試以今之

天下與韓子之書何非今日之弊非子言切皆當今日之弊以韓子之言

用之于天下何非今日之用或曰刻矣不可用也是又不然

子產不云乎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人之踏水而不



踏火者以火之不可犯也。使民視吾法如火之不可犯，則天下豈有不治而民不寡過者乎？故曰：火未嘗殺人，非火之不可殺人，人自不犯也。以韓子為刻而不可用者，宋儒之言也。夫宋儒之言密如蝟毛，刻則刻矣，以試之用則如棘刺之母猴。外儲說上故法之刻而不可用者，秦也。言之刻而不可用者，宋儒也。言而無用，言雖善無當也。今世之學者皆知嗜韓子之文而不得其用。鄭人買橫而還珠類及市諸坊，則皆魯魚之害，表文錯簡，分離乖隔，至不可句讀。幾于失傳也。余念曰：得非刑棄灰之報乎？最後得何氏本字字而雙之也，則皆不失其舊。則又喜曰：先秦之文當不使遂湮也。顧無副本，度久之遂湮而

無難竊不自量而肆筆，于是句為之讀，字為之品，間取何氏註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而號之曰：韓子迂評。巖居無事，取得意者數篇，坐溪谷而高吟之。蒼翠煙霞之際，清湍脩竹之間，不覺其頤之解也。歲攝提孟陬之辰，門無子書于潛山之木石居。印篆上記曰：門無子下記與木石居。拙孟潛山在吳郡，不知的所攝提萬曆六年也。

迂評小引

余晚年最愛韓子論事，入髓為文，刺心求之。戰國之後，楚漢之先，體裁特異，余甚珍之。所恨者，世本訛謬，每至脫字漏句，斷文錯簡，魯魚亥豕，輒為廢卷。迨得何氏本，讀之暢然無碍，神骨俱輕。茲刻與同志共之，覽者當助余一快。萬曆己卯年



日本天正七年也 三月戊午門無子記

鳳卿曰予述解詁參考十數家本然獲迂評最在後序刻已成故編次後先欲改之亦恐費鈔槧故姑序三叙于此云丙子之冬十二月識

韓子迂評後語

客有以門無子述刺韓子迂評示余者且曰又多乎哉是書不行久矣不他之刺而是之刺何無當也予曰不然也客之不當也不謂其流乎不然也昔人固謂其拾短取長可以通萬方之畧無論已顧先秦之文韓子其的設焉其書二十卷五十三篇十餘萬言織者鉅者滿者奇者諧者俳者欬獻者憤懣者號呼而泣訴者論多載內外儲蓄排諧燕人兒鬼浴矢衛人夫妻禱者之類敵憤懣皆自其心之所欲為而筆之于書未常有宗祖其何氏何門也一閱快而爽然者然莊子養生七熒然勃然英精晃盪聲中黃宮耳有聞目有見爽人學者誠以嚴威度數為

新刊韓非子解詁

首卷



表慈悲不忍傷人為實而以觀其權略之言謂非子所則可藉  
 以整世而齊民如執左契而無難矣言其易為如預約然執  
 聖經賢傳覃思困神而時或出其百家之勝者以觀閱之則  
 亦足以遊目而蕩胸膈肉魚羹蕩動也饜其至者而時或謂  
 以奇珍小藻水陸酸辛則雖齧裂鼻縮舌澁齒而亦足以  
 快腹韓子之文予不知其不可也而子何謂其無當也李斯  
 亦先秦人也顧其心止于持祿而不在用世而其所為勸行  
 督責一書不遺勦韓氏之蒞魄耳曲禮注勦謂取他人之說  
 伯仲乎斯與非俱事苟卿自以為不如非既已忌而譖殺之

酒音秋酒澤引六書索隱蒞魄又音非且奴畜之而肯為其

李斯督責  
之術有所  
謂於韓子

及其奏對則言必稱其語可以知其心服矣燔詩書不惑陽  
 崔亦先秦人也所著有十二紀八覽六論春秋雜取儒生之  
 言倣依古學而緣飾于義理故其文亦沈鬱孤峻如江流  
 映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氣焉陳明卿曰評韓非子固曰  
 先秦之文韓子則擅場矣陽崔亦騷乘焉客何謂其無當也  
 無當猶無用也既已答客問遂書于孤石堂示諸生歸安芋地跋

韓子序 陳深撰

世有申韓之書何自而出也自劉向班固皆以為法家者流  
 本出於理官之明罰救法而刻者為之殘及至親傷恩薄厚  
 失其本矣據劉向別錄竊以為不然凡治之衰也起于相勝

新刊韓非子解詁 首卷



而亂之作也成于相激激之甚則亂從而生焉秦之焚坑漢之黨錮晉之

清言宋蓋上古之治天下忠與實焉耳矣也鳳卿曰何忠之極

也實勝之質之極也文勝之文不與浮飾期而浮飾自至浮

飾不與詐欺期而詐欺自至非關世也所漸者然也戰國之

時詐欺極矣縱橫之徒徧天下而以馳騫有上之君以至君

畏其臣臣狎其君而篡弑攸起諸侯是以不救為秦所滅此皆上

下浮諂而怠慢紆緩不振於法之效也於是申韓之徒出而

以名實之說勝之矣陳明卿曰五經何常不言名實名實者

按名求實嚴刑必誅詳丁法律而篤丁耕戰凡以破浮滯之

說而振其怠慢紆緩之情也其用意固亦無惡于也明卿曰下原其

陳明卿云  
實激尋  
著書

尚辨戰而皆其但其憤激之甚至于刑棄灰廢詩書以吏為

師則秦禍之必至且使其遇聖王則與之折衷被之以財

驅折衝之任則其治功豈可量哉然余以為二子之徒但可

以為臣而不可以為相可以從命而不可以為命使其遇堯

舜湯武法度修明之世則為股肱之良其在和文孝公之時

亦足以治兵力農而營富強使其遇始皇二世直喪亡之雄

耳何也物有受也人有器也受量也今讀其書上下數千年古

今事變奸臣世主隱微伏匿下至委巷窮閭婦女嬰兒人情

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臟隔垣扁鵲傳云見垣之一非善書

處在秦人秦之先年未壯已能事如指掌何材之蚤也其識

迂評作  
年未壯  
也而已  
能如此  
事如指

新刊韓非子解詁 首卷



近評元香字

便悉押

事也蚤其命物也材窮智究慮淵竭谷虛言善盡其故不終  
 其大年而申道天絕後之君子悲其志想見其人悼其術之  
 不終而惜其不遇聖主明王以裁之裁博也不究以處非死至  
 今千八百年矣此今文化甲子年而書不磨滅人情世態唐  
 宋以來病其術之不中黜而不講排黜申韓創於漢武帝建  
 注法家不黜宋諸老亦好讀此書故其字文多舛駁而不讐讐校市亦無售  
 近世之學者始艷其文詞家習而戶尊之以為希世之奇  
 珍訟訛習舛而不以為怪今門無子乃得何氏善本為之訂  
 其訛謬而品題其當否表其文詞梓而出之以俾世學之觀  
 覽自門無子之書出而訛本盡廢文從字順章句適貼也

一如韓氏之舊亦大愉快矣哉此數言可為解詰發而後  
 後生門無子之用心亦勤矣門無子吳郡人姓俞氏慶曆嘗

古篤行君子也年七十修身刻文刻銳也不窺市不醜窮醜耻也  
 不戚戚戚也不恩貴人恩也禮儒行禮儒行不為貴人所污書成而示余余

故得以肆目於是而條其本末云

陳深字子淵長與人登進士趙世楷本凡例云此如陳氏  
 迂評海內所艷神駒音釋彙函品彙諸本皆引陳深說而  
 不引俞氏之言然四庫全書總目載明門無子韓子迂評  
 二十卷不著撰人姓氏似清儒亦不知其書出俞氏意者  
 迂評原出俞氏訂本陳深得以潤色之  
 也若其不然恐子淵託名乎俞氏者歟

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舊刊單作序今从舟州續稿趙如源趙世楷諸本不叙此  
 叙明板行書延享中翻刻為正楷遂致誤訛案管韓法家  
 新刊韓非子解詁 首卷



巨魁唐尹知章既注  
二書合刻亦此意

汝師之為諸子孟子注為猶治也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隆慶癸未進士抗論江陵官至禮部侍郎即以經

齊自任慷慨不為世所容強學好問文章博瞻初嘗言奔州晚而北面稱弟子王尚書亦盛推稱增廣輿記趙用賢官翰

林晚諫江陵相起復杖闕下敗肉如掌陳夫人腊而藏之偶

然強直之性終不能改於道好莊周列禦寇於術好管子韓

仕終以家宰謚文毅

非子謂其文辭亡論高妙而所結撰之大旨楚辭結遠者出

入意表續稿入作人三國典畧陳袁憲樞之餘也幼聰敏好

諸生與之談論每有新義而通者能發人之所欲發於所不

能發謂能得於言能盡其事顧獨管子韓非子小甚行世即

行而其傳者多遺脫謬誤讀之使人不勝也往往不盡卷而

度之高閣韓愈詩春秋於是悉其貲力後先購善本凡數十

窮丹鉛之用韓愈詩丹鉛事點勘而後授梓梓成謂世貞曰子其序之

世貞曰唯唯夫敬仲欲存糾於齊糾公子不得改而縛於小白

齊桓公卒相之為天下萬世榮非子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為嬰

春秋昭公語人曰嬰子仁人本書欲存韓於秦不得改而志

秦卒受僂為天下後世笑夫見榮之與見笑於人也奚啻隔

霄淵謂天地合刻管韓二家揚雖然且二君子者其始寧不

欲出奇捨其字生以殉所事哉殺身就事然而奇有不得不

屈奇計不奇屈而生有所不得不愛愛生而欲有所自見則

不得終避讐敵甘心焉左傳莊九年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而臣事之有時



夫一君子者所以愛生一也然而有相有僂者何也齊不成  
本重機 霸形而桓公之霸心發則機合合二字仲不得不重秦并  
其時不同 天下之形成亡所事非其勢異矣而非以并天下之說一本  
字之欲勝其素所任之臣而自炫功說按即擅字專也見短長  
作技類可准知 則機不合機不合非不得不輕夫豈唯輕而  
○是非子失著 已韓終為秦害也甚於頌非之為秦計而建國之有利秦之  
是所以其殺身取戮也者因秦之注意於非之有利 幸非之利秦以不若虞非之利韓遠也幸冀虞思也言秦獲  
也非自視又非如遠甚同文法史記李斯姚賈害非毀之 暴仇嗜殺人也伏下立然其明智寧出齊桓下鮑子一薦仲

而立相李斯一間非而立僂非二子之工於薦與間若是也  
勢也欲論二子同異而取之時夫勢之所在則天也天不欲  
南洛楚也北洛戎狄蠶食周故委仰於齊以為周并論疑曰吾為屏翰天不欲碩果韓碩大易曰牙五國疑曰吾為屏翰  
度獄中律囚徒夫鮑子者助天為福者也非能為福者  
也李斯者助天為虐者也非能為虐者也然則管子與非子  
材班乎孟子注班曰惡乎班夫管子者太公亞也太公所昆  
也父子皆聖辟父子謂文其用國三今之一也論語而以  
當必渙之受必渙周易字面渙解管子之昆公桓中人也其用  
新刊韓非子解詁 首卷



國九分之一也孟子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而以當方勁之楚與戎

狄然則太公仲而周王管子抑而齊霸周不太公不廢王言

公高克建王業也齊不管子不為霸固也論勿不然而則字

無敬怠義欲大戴禮師尚父告武王曰丹書曰敬勝怠者

微旨一二乎哉丹書旨孔子蓋深知之故慨然而歎曰如

其仁如其仁世固未有不仁其德而仁其功者引聖語非子

之所為言雖鑿々一本有辨衡名實推見至隱而其伎殫於

富強而已秦不用非不害為并天下猶不妨也以秦之守

守之必亡用非可以并天下并天下而以秦之守守之無救

亡夫并天下之與亡俱等亦安所事非子是故非子之於霸

若不足而管子之於霸蓋有餘也然則文殊乎曰不殊也管

子齊鉅卿也鉅大諸法語名跡門人家老能華之稷下之學

士大夫能飾之舊敬仲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

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也齊稷下學士復盛

且數百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

稷下也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朱元晦曰管

子以功業著恐未必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

似莊老葉盛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而漢初學

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為經本故司馬遷謂管子書詳哉

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為整比後世信之誤矣朱長春管子

序其書雜者為稷下大夫坐議淨談而半韓非李斯法家輩

有戰國之文有秦氏遂以借名行者也故其書為春秋後之文

此其破綻通雅云管子去吳越數百年則古有此美人而越

新利韓非子解詁

首卷



知管子出後 其於文也辨而嚴肆而典能為戰國始者也韓

非子韓之疎屬公子也有所著述以發其蓄而鳴其不平

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謂中也見世說者也能以戰國終者也母論吾

沐泗家言謂固與孔氏之言差以較齊儒之左準右繩謂動必徇法則

地至漢高時尚 差不類也 然何至摧名法家苛察曠統曠

猶纏繞也推商推也此下疑脫若字錯若惠施公孫龍之汜

濫詭詩哉漢志公孫龍子十四篇注趙人師古曰即為堅白

益者要之非西京謂前以後傳益也鳳卿曰如忠孝吾故曰

不殊也殊者謂絕蓋管子之言後見於孟氏孟氏曰猶簡也孟

傳唐以尊老子故抑之抑宜作折折今也下文可徵唐李氏

其折其合要非以為韓非子也嗟夫儒至宋而衰矣彼其睥

睨三代之後以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折

子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書案諸葛亮集亮奉先何以故宋

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合之是故小遇

遼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最爾之蜀

諸葛武侯 龍蟠江南 託好舊集 有區莫之 莫更有宗 本之心也



見左傳與強魏角而恒踞其上嗟夫汝師之所為合刻也其

悠然而抱膝也武侯傳注魏畧曰亮至荆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

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母乃有

世思哉經世汝師曰否否吾嗜其文辭若薦三鸞者周禮臨

舉則其醢六十鸞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鸞以味薦而巳矣謂

實之注三鸞麋鹿麋鸞也又三鸞亦醢也以味薦而巳矣

言非有經世之詞吳郡王世貞撰諫臣楊繼盛於東市經紀其

志嚴嵩銜之既而父抒論死乃解官後仕至刑部尚書與

弟太常卿世懋字敬美以詩文齊名所稱麟州鳳洲者也

進韓子表諸本序大書弁卷端而奎章閣侍書學士臣狝謹昧死言臣狝所校讐趙本校作校

固藝文志韓子五十五篇今已亡其二篇又史記本傳小司

馬索隱注趙本有說林上下篇今止存上篇亡其下篇又第

十卷內儲說下六微內亡去似類一章有及一章參疑一章

其廢置章亦有殘缺不全鳳卿曰割廢置章下文別立廟改

與處士臣讓家藏本無異今因之不敢妄為增定舊有李瓚

註史記索隱不引韓子注疑宋鄙陋無取臣狝盡為削去謹

與臣讓考讐畧加傍註既成倣前漢劉向以殺青書劉向列

讐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釋文謂汗簡刮去青皮

也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

汗善拍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問謂之汗汗者

謂去其汗也吳越曰殺亦治也文心彫龍曰殺竹青以為文

曰汗青以削刀書之通雅引風俗通曰劉向典故可繕寫按

書籍皆先書竹為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首卷



韓子名非七國時韓之諸公子也以書諫韓王安不用退而發憤觀往者得失之變著書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韓王乃遣非入秦秦王悅之為李斯姚賈所害其書言法術之事史記注新序曰申子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鳳卿案難三云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内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是賤虛名貴實用破浮滄督耕戰明賞罰富疆臣狂竊謂人主智畧不足而徒以仁厚自守終歸於削弱耳故孔明手寫申韓書以進後主孟孝裕名亦往往以為言蓋欲其以權畧濟

仁怨耳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以者韓子之臣伏惟萬幾之暇取其書少留意焉則聰明益而治功起天下幸甚臣狂不勝慙々昧死頓首進上陳本無進字士臣狂謹昧死頓首進上



韓子凡例

一漢書藝文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本注名非韓諸公字使

秦李斯嘗而殺之害忌也

阮孝緒七錄南史梁隱逸傳阮孝緒字士宗隋書經籍志

我而遠不逮矣北史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為七

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案史記索

隱引作韓子二十卷鳳卿案載韓子梁庾仲容子抄亦同

隋書經籍志云韓子二十卷目一卷注韓非撰梁有晁氏

大晁錯撰亡鳳卿案隋志注非有關係乎

唐司馬貞曰非著書三十餘篇号曰韓子鳳卿案三

唐書藝文志云韓子二十卷注韓非尹知章注韓子注卷八

新刊韓非子解話

首卷



鳳卿案唐志不載目一卷蓋當時已佚歟旧刊凡例  
隋唐志韓子二十卷目一卷注不詳名氏妄謬可笑

鄭樵通志藝文通略韓子二十卷韓非撰唐有尹知章注  
今亡

王應麟玉海藝文子類王應麟曰漢志法家五十五篇名  
字伯厚慶元人

非史記列傳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韓安

國受韓子  
雜家說隋志唐志二十卷目一卷今本五十六篇注不詳

名氏玉海卷  
五十三

宋史韓子二十卷不載注書宋史新  
編同

明國史經籍志韓子二十卷韓非撰李瓚注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法家類  
收此書云韓子二十卷周韓非撰簡明

目錄卷云韓子二十卷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旧本交所

佚脫明趙用賢始得宋槧較補又周孔教家人字刻今與

趙本亦同今用以互校視他刻本為完善其註不知何人

作元何狂註本稱為李瓚未知何據也

趙用賢曰旧刊  
凡例漢志隋唐志皆曰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

鳳卿案唐志不載篇數誤采玉海而不溯也而王伯厚獨  
考原書之所致也且加非字宋以後之陋也

言今本五十六篇見玉海元何狂至元中所進韓子止五十

三篇謂歟劫亡一篇說林亡下篇內儲說下篇六微內似

類已下亡數章則世之不見全本亦以久矣今按用賢古  
自謂古

本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二人相蹏馬等凡十六條



近本但評林作自上篇田伯開好士章逕接下篇蟲有蛇

章所以遂謂脫此下篇其實未嘗亡也又據近刻六微篇

後共關二十八條亦按古本校定共為五十五篇獨伯厚

本無從而考王伯厚玉海云五十一篇比今本多一篇然此書遂庶幾于大全

矣覽者幸無妄意于牽合割裂也意疑也言用賢案古本而表章說林下篇及補

六微篇二十八條非割裂上篇半而牽合五十五篇之數也

又曰按隋唐志云韓子註不詳名氏鳳卿案隋書不載註解唐志載尹知章註韓子

卷數欠趙用賢誤裁取王應麟玉海文云爾殊不知應麟

所云今本五十六篇注不詳名氏即宋朝見行本也非謂

隋唐本明儒喪筆拙考証也不啻自誤兼誤人矣今備歷

舉西漢以來至韓清志藉臚列之右方以醒寒卿晚進其

他宗文總目以下諸家書目所載予載之元何犴本獨謂

韓子解詁拾遺後學或稽焉亦有得焉

舊有李贄註鄙陋無取蓋為削去不知犴又何據而指為

李贄也今所載註語果涉瑣猥無識第因宋本具列不敢

輕加刪削要以存舊章而已鳳卿案用贄所見宋本亦非

何則如卷七卷十七類注文悉刪迭無一字存猶荀子君

道篇樂論篇佚餘註其他每卷注僅不過二三十字耳多

至二百餘字獨卷二卷四注二千餘字又按評林注多於

舊刊以百數矣他書所引用注文此刻往往佚脫即如

李贄舊本矣

又曰按宋李和氏第十三茲劫第十四篇目既具文亦無闕

時本乃自和雖獻璞而不美未為玉之害也下逕接我以

清庶事上句既脫和氏末章又并茲劫篇目而失之讀者

至此往往有殘缺之歎近本乃不加詳考至并茲劫篇目

新刊韓非子解詁

首卷



亦行削去使古人成書幾為臆說所廢今復校定評林復作所是

一准宋本覽者究心當自得其完闕之實評林實作與誤

又曰是書訛飲既久歷考近本無慮通雅云無慮也數十皆出一

軌軌一轍也至閱道藏中所載道藏謂道家書庫所藏也宋史王欽若遷尚書右僕射判

禮儀院為會靈觀使有龜蛇見于聖營因其地建祥源觀命欽若總之閱道藏得趙氏神仙事迹四十人繪廊廡老

學庵筆記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經甚多刻板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贅其後乃知近本

又兼此而訛也獨宋板大篇完整毋闕而句字之間參錯

復多今依諸本更定其間或有舛謬不可解者尚餘十

不敢強為之說以俟夫博雅者重加采輯庶幾此刻為

之先驅耳鳳卿案明儒校書率以臆取舍不細注數本異同今不能知其旧本又所校訂者不能別其幾

章幾言如何遺憾豈小哉

趙世楷字緇美錢塘人語曰先秦文莫如韓子古峭今鉛槧

之士艷其文詞珍為帳中秘有以也第諸刻舛駁向稱陳

氏洎趙宗伯二本最善洎及也陳氏名深字子淵著述以周官陳祖何行本為之訂其訛謬而品題其當否云云而

趙宗宋板茲刻互證於二家云

又曰批如陳氏迂評海內所艷邇如揚外庵孫月峯俱有批

本併采他選評語雅馴深妙者用為鼓吹裁定出家大人

同社諸先生錢塘懋女功病榻漫筆曰團結共事者而手

為校讎則不佞世楷也校成於天啓五年季夏朔日



陳深曰重校韓子古本姦劫殺臣四字殊不雅馴而三篇氣

脈原自貫暢門無子曰但補其文而闕其目仍依何氏合

為一篇但更端以別之殺當

又曰和氏篇起雖獻璞而未美以下缺其三分之一今照古

本補入是為全篇

又曰姦劫篇首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至田成之所以弑

簡公也為第一段次接處非道之位至天下知之者少則

義非矣為第二段次接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以下為第三

段世本訛謬前後不倫上下文不相蒙展卷不勝憤悶今

如此序次無闕文亦無脫簡讀之妥順當是韓子故色

韓子綱領

公子自是一家不肯襲古人步驟故其立言  
琅岸而多詭奇讀者望洋失津為指其門墻

御衆之道固有以噴為宜者亦有以隱為宜者所謂法術是

也周官云懸法乎象魏魯論戒不可使知之亦不外于此焉

建言所謂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

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

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

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用術則親愛近臣莫之得聞也主道

不可見用如夫七術六微內外儲之說術皆其筌蹄也術豈

如此瑣瑣而已哉讀者勿守旧株執芻狗主道揚權以揭其



要守道大體以論其成讀者思過半矣史記註引新序釋法術慣憤不通

所謂刑名形名也非謂重刑責名之謂也參審言行之謂也

本言曰虛則知實之情謂不自為是類靜則知動者正謂去好去

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使臣下盡其言立其功形名參同君

乃無事焉飯之其情主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

異事也註言名也事刑也按異違也為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

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

事不當其言則罰是之謂刑名之學西漢名臣如公孫弘晁

錯輩皆講此學輔弼王室史記漢書真有故哉

武烈紀帝好刑名斷獄得情可謂日本刑名學之鼻祖夷考其行忍酷嗜殺其實非刑名之學恐太安滿修辭之失

也康平中源經成禱于石清水宮請補中納言關謂祠官曰我在使驛多斷大辟願以此報應得中納言祠官曰神

惡殺人如何以是祈福報哉經成曰吾為國除惡未嘗枉法徇私而謂之好殺乎僕使有一冤枉神其不受果為納

言以予觀之為使世知其執法實于鬼神而無疑也此是嘗講申韓之言來

所謂二柄賞罰是已天無春秋不能為歲君無賞罰不能治

國人主善操無失則於治國乎何有聖人執要四方來効其

此之謂乎垂衣拱手允恭克讓不能誅四凶而舉禹臯陶雖

十堯舜豈能治一國乎上下易用國故不治其終至掣肘穿

鼻握汗嚙臍傳位奪國曰司馬昭之心路人之所知魏志曰希

吾子子孫孫無生天子家曰今朕受制家奴殆不如赧獻文宗

知錯仇士良可見前一失二柄後主雖有英明之資能知其謬



卒不能奪姦雄之權如吾。宇多後二条之英明亦終不克  
取藤氏之權實坐先朝弛政也。永使烈士發長大息若能一  
且收之無德以守之亦如建武之匡復弊政倦今日出月長  
民悞國蹙雖有賢者亦無如之何矣。冀人主審畫宜早求天  
心鑒得失也。

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  
君忽之唯明智之主遠識之士能知之。然二者有其名而無  
其實則不啻無益亦隨有大害。先修多以講此書為先務者。  
李容仁說明元以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帝悅委以軍國大  
事。魏書蘇綽屬後周大祖為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

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蓋謂去害  
而後利可得立也。孰謂後耻格之教乎。

等評非子之言有用于世猶之取天下必用攻伐撥亂之術  
不得不出于此然而至其守成則有典謨在矣亦何俟吾言  
若其取捨孟子既云於典謨况於非之書乎。惟恐腐儒躁進  
假以誤國家譬童子操利劍其不傷手幾希矣。然人不以其  
創手而廢利劍也。喻如大黃如石膏庸醫用之其害徃徃見  
矣。然方下熱去邪也其効萬於參附吾聞偽仁義壞其俗猶  
用參附而釀熱其害大而見於久。輒近有識醫出辨其利用  
以救民瘼村醫亦知試之獨至儒者曠年多不曉者世少使



裁錦之人也。朱晦翁曰治世須用大承氣湯亦此意。

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有為之士讀此書欲經綸天下者請事此語。

教開國察主專依法術是教孫升木也教昇平柔主偏囿道學是亦塗塗附也。漢武帝建元詔理申韓蘇張之言者罷之孔明蘇綽李先說其主以申韓之學唐宋

諸老亦知宗此理皆從時制宜也

人云申韓是以歲次論也以予品隲二君子申不害幸遇韓昭之講治伸其法於一國功效聞于千秋顧其押檢術數有餘而至誠不足也。事具內外儲說非子則兼用法術憂國著書韓王不用使非入秦非入秦韓終降秦無幾國亡。東萊大事記韓降秦在非子入

秦後非子不為降使晦翁綱目因此乃知非子在韓秦不易下手可謂雄俊之

寶臣也若夫亡韓一言乃是漢高乞羹手段豈其本心志在存韓故李斯姚賈之所以得讒殺也殺身立言後世有述既

為棠谿公悉之真濁世之豪傑也功不在不害之下若其說難諸篇自楊雄班固桓譚陶潛司馬光諸彥皆詆之然其言

曰今以吾言為宰虜。謂伊尹百里奚事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士之所耻也千載之下其心如見仲尼日月也猶嘗栖栖為

佞者孟子大賢也猶病以好色好勇誣大王武王蒼天蒼天希厭舌如電光者。千古恨案自古皆有死人無言不顯也龍逢比

于而死子胥吳起亦死賢者之死於非命歷朝何限為國擿



姦不幸逢暴秦之誅非能士之所耻也唯仕清朝明主拖朱  
 紫佩銀黃不有憂國之淚是則可耻也自馬遷史記揚雄法言  
 固答賓戲說難既桓譚新論陶潛皆病其死於說難此或所以  
 自悲又自多其蜚遁也以非之明辯而至此是所以著說難  
 也

欲滅其國者先除其賢臣欲敗其事者先去其能士穆公前  
 用之於戎王始皇後用之於韓王由余韓非皆不得入秦  
 秦之巧反間無論二國闇主不晤其計雖則智士尚且落其  
 術中以予尚論秦史秦王企慕非子恨不同時亦異乎漢帝  
 慕李牧願人主善視其國賢臣勿為敵國鍛其羽翼治朝  
亦然

韓子之書多矯俗之說其極激厲夫矯箭者先反張其曲漸  
 自皈直若始直之而已則不日反曲故左曲者反之於右右  
 曲者矯之於左漸自得正戰國未効於目前故往往有過炙  
 至爆焦者故善讀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善自不失其正  
 語治則稱堯舜云學則証孔子韓子之其心可知也然而措  
 仁義譏先聖醒世激俗之一術若老禪罵祖然噫戰國之所  
 謂仁義絕非孔氏之舊也姦劫曰世之學術者說人注不曰  
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  
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此世  
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  
所謂惠愛也五蠹篇云仲尼天下之聖人也  
 名士治書猶良相治國也亦何限一方貴兼聽而獨斷不兼



聽則徧不獨斷則不一朱晦翁云看文字須是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此是治國之一件讀韓子者須劬良相意想而后僅得作者苦心

朱晦翁云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作七十一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三蘇文多原韓子

按自古文人刻意此書以成不朽之業何啻如彼自公子觀之亦買櫝還珠之類也然在今日索買櫝之人亦不易得噫此書篇次或出後人軒輊亦不可知也閱群書治要載姦劫弑臣一條叙難勢下其他編次無與本書異是可疑孔壁古

論以鄉黨篇接學而下唐初荀子成相篇次仲尼篇下禮論次正名太史公舉其篇目云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亦不與今篇次同以予論之此書以在韓所著當置開卷第一主道揚權有度二柄可以當之八姦姦却類次之說林其伎倆說難其先容解老其活用孤憤其自叙七術六微揚權守道注脚六反八說時病鍼炳初見秦王宜次五蠹下如忠孝人主節令心度諸篇正是後人贗作

七術六微內外儲諸篇以議論起前揭數件曰其說在某後逐條貫以實事後人每條標參觀必罰之目又增以經傳字若出二人手然

陳本標目施上方不入正文定字本不冠傳字後書曰右傳

以予觀之此



周末一文格宜稱經緯謂之綱目亦可大學篇亦同文法宋儒分為經傳謂傳門

人記以出一人機杼有經傳之稱予未之前聞也十過篇亦

同法而少異耳先論十柱後具十事每條以奚謂二字喚起

予亦姑劬舊套標傳一傳二字陳本亦舊揭一二字六微篇

後人割廢置條結語別標廟攻之目蛇足迂評於似類有反等字必施格圍以

別舊文使知新添也唐以前皆稱韓子宋以後稱韓非子以分韓愈蒙求註國策註放翁題跋

惟顏氏家訓稱韓非子者一所恐後來誤寫也家訓多稱韓非書至

宋元明清未有改書名者獨趙用賢稱獲宋槧改題号曰韓

非子全書每局皆然劈頭失存古之意亦引漢唐志妄加非

字適足誤後生今不劬其陋但標後從俗文選注無稱韓非子者

先修述纂引証古書多採取其要領而不載全文故不與本

書同矣文選註太平御覽類可以觀也恐非當時別有異本

但彼此相照可以勘誤脫沈休文詩注韓非子曰六國時張

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便於夢中徃尋非先秦口氣恐有誤聖主得賢

臣頌注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刺虎豹赴淡淵斷蛟龍七

命注胡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韻會尚友錄漢子古賢

人見胡非子類今本作韓誤韻會正字通約姓並引韓子約

續百賢人續牙之誤而字箋宣字條髮皓落日宣引用此書云身

不待老而憊髮不俟年而宜恐失檢也古人多記誦故有誦韓詩外傳為韓子者

新刊韓非子解詁 未卷綱領

半千載版



司寇狗見魯連子陽成胥渠見子率子素據此書捏合質撰者非敢引偽証真但為廣異聞有引証者餘皆准此

曰宰相當用讀書之人是明主之所以創業垂統永保天下

也曰天子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是姦人之所以塗抹耳

目巧固君寵擅竊國柄也宜者仇士良致仕其黨送飯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下以奢

美娵之使無暇及他事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所謂書也者應

先屈指於韓子矣吾嘗曰韓子是避奸符宜寫一部置人主

左右不斷講讀知蠹蝸所由曉狗虎所藉使姦宄膽冷骨驚

不遑掩蔽將謀故曰天下人君必讀書

皇和文化十四年時在星紀尊經閣權監津田鳳卿識

韓子總評

一

舊刊備七條文多舛訛錯脫今審加補正移漢志一條于凡例中增入評論凡十三則畧加詳注以

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注史記

法慘急而鞫礪深刻也鳳卿曰礪警通晉灼皆原於道德

注漢志曰鞫計也此謂鈞發人之隱情也

之意傳老子書名道德經張文潛曰史選將老子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其源如此也朱子曰張文潛之說得

蜀志先主敕曰申韓之書益人智意可觀誦之意一作惠

陶淵明日豐狐隱穴豐狐見莊子說苑以文自殘君子失時

白首抱關卑賤巧行居災伎辯召患哀矣韓生竟歿說難

鳳卿曰淵明嘉遯慕首陽之迹非子心莘野之為豈辭鼎鑊之誅者也哉



劉勰字彦和南朝東莞人撰文心彫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欲取定於沉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

貨鬻者約取讀大文心雕龍曰慎到到問人著慎子一卷

重之謂深得文理於法析審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六朝藻人多採韓

博喻之稱文選注多引証可見也○鳳卿曰勰

晁氏文獻通考晁公武曰韓非喜刑名法家之學作孤憤五

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

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說見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

公以為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

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歛之歛通必

固張之歛音及歛氣也固姑通及欲上人者必以文獻通考言

下之欲先人者必以通考有身後之等言是出於詐此所

以一傳而為非歟韓非

高氏子畧曰宋高似韓子書文獻通考作往々尚法以神其

用謂不薄仁義厲刑名附錄詳皆詩書課名實課考也心術

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

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為斯所殺而秦即以

亡言秦不變鞅斯之苛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

篇殊為切於事情者惟其切々於求售是以先為之說而

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謂希其萬一太史公以其說

之難也固嘗悲之以言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旧刊脫



據文獻通考考補之抑亦有所感慨而發者歟太史公言李陵事受官刑嗚呼士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况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楊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以上二條

見文獻通考二百十二經籍考

司馬溫公曰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詭譎無所不至適足取死說難篇蓋非最得意文最失意之遇

歐陽修曰法家以法繩天下使一本于其術申韓之徒乃推而大之挾其說以干世主至其辨職分輔禮制于治不為無益然或狃細苛持刺深不可不察也

蘓子瞻軾眉山人兵部尚書謚文忠曰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

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灰生之兮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謂無憂也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無惡於天下文體明辨載此自老聃之歿百餘年有商鞅韓非先放寬一着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陳勝舉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言國也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



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

樂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忌畏也左傳叔向曰民知有辟則不

法故民不畏上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言

上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以

招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々乎若萍游於江

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

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

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無言也夫無有豈誠足

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

下而齊萬物之術性理大全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

而無疑朱子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子為我是無君也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

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

殺人不足以為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

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

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大畏民志今其視天下眇

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異端以上排太史遷曰申

子界々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

以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

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

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始其所終奈何其不



為之所也言當速禁邪學以上稽古概人鳳卿案蓋暗刺

兄弟亦中其毒故痛言之也

蘓子由名轍官門下侍郎謚文定曰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

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

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

之能課試也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

十二句見韓子定法及韓非之學竝取申商而兼任法術法之所止

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處備內篇五言使

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為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

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

其害見於久遠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

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歿故載其說難

於篇史記採載說難一篇為非傳案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害不

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媿於中矣豈復

立法而求其必售邪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

矣而况非之所以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

事不合於漢武帝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歟

朱元晦曰理明後便讀申韓書亦有得又曰術至韓非說難

精密至矣蘓張亦尚疎蘓秦張儀

黃氏黃震字東發慈谿人寶祐中進士仕為史館檢閱以直言出判廣德軍為人清介自守獨崇朱氏學所著有日



鈔百卷卒門人私謚曰文恭先生 日抄曰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而兼  
 取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刺焉至謂妻子亦害已者  
 而不可信妻子亦害已者見備內篇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疎  
 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將誰汝容耶送當作  
 遂从秦獄愚莫與比楊折然觀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惑者  
 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々故為無警寓言以相戲  
 劇彼其為是言者亦未嘗自謂真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  
 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為真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  
 何韓非之辨具在而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馬非馬齊稷下  
 之辯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籍之不見其非白也蓋虛

辭空辯可以勝一國者實按形不能漫一人見外儲說傳  
 今人於異端有膏挾其實者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為  
 燕王削棘刺之端為猿母者必三月齋原本齊然後能見知  
 王之必不能久齋而給之兩王乃養之三乘冶工言王曰  
 果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為削此不然  
 之物也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今人於異端果嘗有訊  
 其妄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我與黃帝之兄同年非能笑  
 之今異端自謂出於無始之前其為黃帝之兄甚矣而人  
 莫不信趙主父施鉤梯而緣播吾通雅曰番吾即蒲吾菹  
 必戰于邯鄲之下矣括地志蒲吾故城在鎮州房山刻人  
縣東今之真定府平山縣即漢蒲吾也番當音蒲



蹟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此三條並見外儲說中

王制注非能笑之今異端往々鑿蹟崖石之巔鑿蹟崖石始見西域

傳如大和佛其為播吾之蹟播吾山名本書作潘愈悖矣而人反以

為神非之辯誣若此者衆姑取節焉以告惑者取節當作節取一曰

節上恐脫數字

何良俊明史藁何良俊著語林三十卷曰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本

儒術而二子俱以名法顯竟以刻急自滅其身何大背其

師說耶

楊慎字用修曰宋儒論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

不以經子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西云人

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畧為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

權畧智謀當作調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權多

奇計管子貴輕重慎權衡申子駁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

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

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

曰申韓之書益人意志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

正太子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

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

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

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勢矣今按李卓吾焚書亦



作說

揚於此論可併考蜀志孟孝字孝裕河南洛陽人博物多識無書不覽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孝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云々

呂居仁曰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畧可見

王世貞曰夫子沒微言眈也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難

諸篇極人巧奪天致靡揣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

亦甚難哉林雲銘曰揣量度摩研究以我所學精熟者揣摩時勢之切而用之世主之情而中之

焦竑字弱侯明太史曰古有九流輓近世幾於絕矣而墨縱橫鬼谷子戰

國策類名鄧析子尹文子法管子慎子為甚其篇籍多軼以

此夫三家於理不衷於用非亟固也至法也者人君所以

紀綱人倫而遏絕亂畧顧可一日廢哉百家蓋起皆率其

私智自附於聖人以諱世而惑衆然其失繇各奮其私智

而其長蓋或出於聖人在善用之而已不然駘銜委馭四

牡橫奔而欲以和變節奏救皇路之險傾其可幾乎

張一鯤曰申韓之語不必仁義而諸葛武侯有味乎其說七

法五輔八觀諸篇不必純乎王道而房僕射管子為之

究心故夫書不必盡出於六經者然後可無棄也杜佑管

序云世稱房玄齡注而注頗淺陋恐非玄齡或云尹知章也今所傳房注所謂尹注也焦氏經藉志云尹注十九卷

新刊韓非子解詁 未卷



鄧元錫萬曆初年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申韓之學歸本  
 於黃老而主刑名自莊生來緣道德絕聖棄知絕學無憂  
 之旨益荒唐其辭以愉快自適絀儒學培仁義禮法詆訾  
 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非聞其風而說之其術游其心  
 於虛靜無為意整然無所制而以刑為體其言曰制在已  
 曰重不離位曰靜重能使輕靜能使躁此道之宗也見解老篇  
 乃物有常容因乘而導之凡誅廢舉用大小輕重一因名  
 繁實專事責功破朋賞而裁之於法以為是萬物者芻狗  
 而無事煦々然仁為也非疾世之儒者好稱先王之仁義  
 藉以飾說而時異事變不可遵而行也治國者不務明修

其法制執法久御其臣下求人任賢以富國彊兵及舉浮  
 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悲知能廉直之上不容於邪枉  
 之臣故作孤憤等諸篇文繁不載

李卓吾善品隲古今人物其述藏書載韓非彊主名臣部李氏  
藏書



韓子總評終

韓子解詁卷之一

舊刊有初見秦第一存韓第二難言第三愛臣第四主道第五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絕儀甫述

初見秦

舊刊有第一字 陳明卿本歸有光

通篇言秦力足合天下而謀臣不足共計之也天下有三亡之形秦亦失霸王之道三矣秦與六國戰輒引軍而退又且共講和不唯示謀臣之拙使天下得測秦力是所以合從之盟不寒帝王之業不成也題云初見秦實在未見以前之言原注秦王見非書慨然企慕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卒於囚死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知音其難哉此篇為初見秦獻取天下之計文尤矜重宜為嗟賞也此文跌宕類蘊張然章法句法起結照應獨邁紀律汪道昆曰此書為初見秦其策全在破從一着中間反覆歸咎謀臣不忠處波瀾起伏注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一 初見秦

一



南面稱王  
主道者使  
人臣知有  
言責又  
有不言之  
責辨無秦  
驗者此言  
之責也

洋千頃戰國雄辨士也趙用賢曰此篇與國策所載大畧相同是秦文之極佳者孫鑛曰大約規模范雎但范簡此繁范虛此實范隱此顯然文章之妙各極其致又曰文若肆筆而成然細玩之實出千鍾百鍊所以枯處亦見其腴率處亦見其工平易處亦見其奇峭當是構思數載而就者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按古言止此下二句為

人臣不思當死廖文英曰處斷罪人曰言而不當廖文英曰

事理合亦當死言而不當亦為秦謀不忠故當死言忠臣之

也是非子之所以證味死盡言而又不智也茂卿曰古文變

化處並失考篇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也

裁制也謂言之當否簡在王心讀臣聞天下陰燕陽魏原舊

北故曰陰魏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國策收下有餘字無而

曾南豈本國  
東作張軍勢

避其父讎讀趙為從長故此不言及北燕南魏專據趙立言韓最親秦乃從家所擯故曰收且韓非同護之詞耳策注時

山東國齊楚為大故從將西面以與彊秦為難高誘云難敵

人連結之恃以為固強國策臣竊笑之世有三凶而天下得之言六國已有三凶

無強字者得天下太謬具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

邪攻正者亡以進攻順者亡舊刊脫以進攻順者亡六字今

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高誘曰圓曰困方曰倉吳師道

信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秦策十作千○舊刊有其頓首

人皆以言死二十字諸本及國策並無此語吳注云韓有此

語增山仲質曰頓字衍至當作止晉語卻叔虎被羽先升注

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恥矣正字通恥音二羽毛飾一

日續羽為衣一日兜蓋上飾三國志劉先主性好結時有

人遺犀牛角手自結之又諸葛亮答孫權曰所遺白恥薄少

重見辭謝益以增慙蓋邦俗云引廻近是伊藤長胤曰本邦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一

二



所謂母衣者字或作視遍檢兵書不見此負耗或即是亦未  
深考耳又史賈復傳被羽先登注被猶負也從軍者戴箭羽  
于背也漢書五威將背負鷲鳥之毛尉僚子左  
軍蒼旗卒戴蒼羽蒲坂圓曰頓首言受甲時  
白刃在前  
躡在後鮑彪曰誅不而卻走不能死也國策卻走作皆非其  
士民國策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上不貴奮死故言  
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言民言今  
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相事謂互相伺察也  
之有無強不能誣怯不能掩也又曰事猶立也言秦之信賞  
必罰功罪不能相掩讀不論有功無功皆從事戰鬪蓋言賞  
罰之效也國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鮑注謂秦有不攻耳  
無敢與相攻者姚注會南豐本如韓非文增事秦役荀子云  
秦人功賞相長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或曰生  
五甲首而隸五家攬入鮑彪曰耳聞戰鬪舊刊脫鬪字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鏽  
衽衣衿也

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吳注頓踴也鮑注集韻徒空手裼袒

俱跳躍也又偏舉一足曰踴鮑注以死自斷謂自分必死  
不取却走讀皆是猶言皆然也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亦訓然策作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

不同也一作者鮑注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言民斷死上  
的著日語甚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折入字下同策對皆作十可

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對當也

程篁墩曰此秦之強士民樂死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  
鮑注名謂有勇決之稱按漢宣紀募飲飛射士之類或卿曰  
良將所練其軍有名如岳家軍故曰名師師軍旅也木穩

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策若以此與天下原  
與之爭也今按漢高祖紀彼易與劉敬曰與猶待也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奄有天下  
猶有餘力也



是故秦戰未嘗不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鮑注當開

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秦策其然而兵甲頓鮑注此頓士民

病蓄積索盡田疇荒困倉虛四隣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

此無異故鮑注猶言無他事批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其忠

國策無其字鮑云謀臣范誰也吳云韓非謂張儀以秦徇韓

魏甘茂以秦徇周穰侯應侯攻他國以成其私所說非一人

趙用賢曰先摠論謀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楊偉曰史記

三年與秦敗楚乎重東破宋國策東作中○楊偉曰史記齊

丘南割楚之淮北西服秦楊偉曰史記齊閔王二十六北破燕鮑注閔王十

宣王二十九年伐燕取之按閔王破燕史表在中伏韓魏伏

十年吳氏據孟子以破燕為宣王事不可從通言韓魏皆服從於齊也鮑注荆秦事未詳吳注齊南破荆

以下以地勢言之非以年之先後也荀子說閔王事曰強南

足以破楚中足以舉宋西足以誅秦北足以敗燕蓋奮辭非

實土地廣而兵彊戰剋攻取吳注克剋通剋策作勝徐銀曰

詔令天下吳注詔告命之也下文詔之及後齊之清濟濁河

策作清足以為限秦策高注皆有長城巨防策巨作鉅蘓秦

傳注濟北盧有防門又有長城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原

東至海後志注防門即鉅防及中央受兵茂卿曰齊地偏東不可言四面受兵也鳳卿按

下文秦西偏地然云四隣諸侯可一戰不剋而無齊原舊注

朝也古文不拘泥如此茂卿說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原舊注言當

臣聞之曰削跡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讀根鄰存亡原

跡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起下文秦破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

三國而不取後與為和是不除根也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一 四



郢取洞庭五湖江南

楊州記大湖一名震澤一名洞庭張勃吳錄五湖者大湖之別名

荆王

君臣亡走東服於陳

荀子注楚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鄢燒先王墓夷陵襄王兵散

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讀戰國策服作伏是即伏匿意與中伏韓魏別彼乃降伏義

當此時也

策無也字

隨荆以兵則荆可舉

舉取也拔也國策注拔其國如舉物然言易也

荆可舉則民足

貪也貪亦利也地足利也

兩足字微可字讀

東以

策無以字弱齊燕中以凌三

晉凌轅韓魏趙

然則是一舉

謂一回舉事也國策注舉猶行也

而霸王之名可成

也四鄰諸侯可朝也

使朝於秦也

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

人為和策無為和之為

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

令猶中書令之令謂宗伯屬官也宋史有廟令之職即謂廟吏也讀宗廟乃號令所出故云或云令平聲屬下讀皆非國策作立

社主置宗廟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

策作已

失霸王

之道一矣

策失作無

天下又比周

合縱也

而軍華下

鮑彪云即華陽之所

大王

以詔破之

詔策作詐吳師道曰韓子為是讀此言出於王獨斷以見謀臣不盡忠也此書所說秦王者不敢斥言詐也必矣史表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因即走得三晉將斬首十五萬韓策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遣田答說穰侯秦發兵救

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兵至梁郭下

策注郭圍作郭

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

策注梁以都舉魏則荆趙言魏全國也

之意絕

策注作志下同鮑曰魏居二國之

危策注趙尤近秦按絕不通也趙危而荆狐疑

狐性多疑故云東以弱齊

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

四隣諸侯

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策

反字恐脫獲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策

一曰反獲欠落此固以



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原註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封剛壽一廣陶

之類諸本注同舊刊無國策此注移在下兩國之功下為是

史記穰侯傳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

剛壽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言張祿先生議穰侯之伐

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于說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

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舊註穰侯營私邑謀是故

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

霸王之道三矣疲策作路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

字原舊注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

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

策注輕則號令不治恐洽賞罰不信地形不便

無險隘上云中央之國故下不能盡其民力

云不便是以大勢言之野曰氓

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與氓同在

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

正義云潞州武安縣策注此殺趙括事在四十七年

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

貴賤不相信也疑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管山東河間

猶管權之管專之也引軍而去西攻修武

舊刊諸本據國策從原文降代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

縣國策四十作三十七十作十七案趙策上黨之守馮亭使

入請於趙王曰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納之於王吳氏云

史作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策無士字批此皆秦有也

下字代上黨不戰而畢策作反為秦矣

高本作  
路從水  
餘多異

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鮑云東陽屬清河策注此本趙所得

中山呼沱以北河名鮑注在代鹵不戰而畢為燕矣策注燕



舊刊本高  
地本國  
作國編

之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策作然則是舉趙則韓必則是一舉而壞韓詩傳壞  
能獨立策作然則是舉趙則韓必則是一舉而壞韓詩傳壞  
傷策注蠹者拔荊拔策東以弱齊舊刊有燕決白馬之  
口以沃魏氏原注沃灌也按張儀傳守白馬之津注在東郡  
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垂拱策天下  
編隨而服矣原注以繩次物曰編編隨言象隨而降伏也舊  
從國策中抄入舊刊作編為穩霸王之名可成也舊刊無而謀臣不為引軍  
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彊棄霸王之業  
地或曰地字屬會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言以明主強兵不  
也取土不能終守之非惟不得地又取欺侮於亡國是可惜  
也皆出謀臣之拙鮑注亡國以長平之敗言趙國策無復夫

舊刊本高  
地本國  
作國編

下固以今據舊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  
能拔也棄甲負弩戰悚而却負弩不蹶張也與孟子曳兵同  
下鮑注後志河內有李城吳注云韓子大王又并軍而至與  
戰不能剋之也策至作致又不能及軍罷而去注一作運原  
策作交罷却秦策曰使拔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不利  
五校復益發軍更使王齮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死傷  
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注一作運原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  
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窮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  
難矣原舊註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故曰不難  
矣策作豈其難矣按此書上秦王言故不正言天下易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一 七



馬覽引此作  
快馬下同

合從故云幾○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也田疇荒  
舊作能幾讀曰豈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  
臣聞之曰策無戰戰栗栗日慎一日栗日苟慎其道天下可  
有音道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  
左飲於淇溪溪策作谷注河內右飲於洹谿策作洹水注蘄  
項紀注在安陽縣北後淇水竭而洹水不流策注以與周武  
志在良鄉東南洹音完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舊作  
而破紂之國禽其身素甲謂組甲不漆者○策注絹  
搃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素為之非金革也吳云以色言  
國語注白甲也楚師被練三千是歟知伯率三國之眾以攻趙襄主於晉陽禮  
夫稱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策三月作三年趙策同十  
主過篇三國之兵至遂戰三

高連復作  
成折作斷  
下成在

月弗能拔圍晉陽襄主鑽龜數茲莊子七十二鑽而無遺策  
三年一書予盾司馬彪曰鑽命卜以所卜  
事而灼之荀子注鑽謂以火熱荊華灼之也詩云契龜是○數字據國策補之占兆以視利害龜曰  
龜拆處曰兆何國可降策注三國之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  
乃潛行而出及知伯之約策注使韓魏背之案策得兩國之  
眾策注使韓魏背之以攻智伯策有之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批本  
襄主之功今秦地析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  
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  
有也舊脫以而字楊慎曰語欲破從而意專臣昧死張晏曰  
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願望見大王言管下三所以破  
故云策注自言不知死所也願望見大王言十字所以破  
天下之從舉趙策注舉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一



通鑑綱目引  
此以爲開有  
戒守國美高  
本作主謀

朝四隣諸侯之道親恐觀字策注二國去秦遠未可加兵故  
此以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

汪道昆曰末段一正一反總通篇之意作結張榜曰即承上  
一及收得妙至末似方滾滾而一句已剪截吳師道曰非言  
及於此韓是豈可不爲寒心甚矣其忍也斬臣以徇於國以  
示不忠於國者此韓之言當加之蒲坂圓曰韓而云此以見  
不黨于國也入說之道宜然不然何著存韓鳳卿曰此時韓  
在秦之俎上非子言及此韓是與漢高乞乃翁羹一樣手段  
是所以非之不辭荆魏不臣齊燕不親親當霸王之名不成

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策注徇行以爲王謀不忠  
者也結上文言而不當亦當死

存韓舊刊有

原注韓宗國也秦王欲得非於是急攻韓韓王遣非使  
秦秦王悅之李斯忌而問之○孫鑛曰文氣甚峭勁有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扞楯也喻爲先鋒田齊世家

韓策尚靳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雁行入則爲薦薦身喻扞蔽以衛其

韓地而隨之初見秦隨荆以兵之隨或曰隨隳之誤損

於天下懸猶言連也從國舉怨韓奉秦固而不合功歸於彊

秦秦獨取地利莫大焉讀言韓之事秦如此其謹而秦隨之

起天下憤意韓三十年所爲之功皆歸於強秦有起天下懼

意增言秦攻韓猶且隨順不敢抗故與天下構怨仇而事

歸于秦也且夫韓入或作之貢職與郡縣無異也韓之納

郡縣今舊刊今臣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

賈子曰  
奴爲是  
也注非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一 存韓

九



士卒養從徒

謂燕秦之徒為合從說者

欲贅天下之兵

贅屬也。管子云大臣之贅下而射人

意者必多矣。又聚也。說苑贅其群臣原舊注贅綴連也。迂

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

言

曉喻六國以勢不兩立秦不亡則諸侯必為秦滅其宗廟之患不絕明字管十字明猶信也

欲西面行其

意非一日之計也

謂趙欲合從國而滅秦者尚矣

今釋趙之患

言不憂而攘

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

是秦反資成趙之所欲者原舊注韓為內臣秦猶滅

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為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

韓中央之國受四方來擊

其民習守禦樂間所謂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之類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

守備戒疆敵存蓄積

存非築城池以固守

舊刊作今伐韓未

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

言不能全舉闔國也

則權輕於天下天下

推我兵矣

我我於秦親之之詞

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

原注若水原然

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

讀資助也。假借也。言韓魏叛秦則與趙齊合是

助力於趙藉勢於齊也而以與爭疆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

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勤於野戰

段卿曰言能陷敵銳

兵之卒勤或作慙勞也原道訓用之而不勤列子勤一作慙

負任之旅

旅亦卒也

罷於內攻

注勞餉者則合群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

上文云資趙假齊者是我言我兵已弱

而亦為敵資共向也非所以亾趙之心也

原注非秦滅趙之初心也讀泰之本心欲離從孤趙而後

均如貴臣之計

言秦王之所見與貴臣計信同等原舊

也荀趙用賢曰非直指貴人之失計宜乎斯之目為淫說而終不能免也范雎三見秦王而猶慮左右之竊聽先言外事

以嘗秦王非智不及此矣鳳卿曰直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

魏策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我國為天下質乎荀子注質射候也讀言天下之鋒聚于秦也原舊注既進退不能



則同於為。陛下雖以金石相弊。言久壽如金石不弊。魯仲連傳與天壤相弊。與此同義。以

與通讀曰陛下字可見秦未稱皇帝時己用之矣。後則兼天

下之日未也。言當始皇之世一統之業尚未可期也。增李善注文選古詩及七發并引此文作雖與金石相

弊兼天下。今賤臣之。舊刊之下有進字諸本無。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

之臣。讀言行重幣。楚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子以安其

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原舊注齊趙

則轉。舊刊作韓為是。可以移書定也。移亦書之一體。言檄韓自服不須加兵。是我一舉

二國有亾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謂害人

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衡對也。謂稱衡也。有度。加以

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

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彊弱。中鳴恒久曰韓秦宜作趙秦

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

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意疑慮也。我謂秦。至殆也。見二疏。猶

露一隙也。國策注見顯。非所以彊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

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聞一作間。茂卿曰言使合從之士得其隙以伺之也。

舊刊無夫不可悔也。言悔之無及也。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舊刊疊書字非。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十七字

讀李善曰章表奏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趙用賢曰此

是當時紀載之文。故并叙孫鑛曰斯二說與前非所說。文氣

却一律。想俱為非學者所述。字惠曰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

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謂積疴類也。虛處則恢然。讀言虛曠無事以處

舊刊作  
心腹  
核言文



則但覺稍有妨碍已字典核苦也一曰愁貌原舊注核音改妨也心腹虛也而病為妨喻存儲翻是虛心待韓韓終為妨非舊注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讀極劇同言屬下句有勞劇奔走

之事則發也原舊注謂疾得冷卒然而走必發矣喻夫韓雖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非是

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國策范雎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

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今若有卒報之事讀卒報猶言急變也韓不可信也秦

與趙為難荆蕪使齊未知何如讀荆蕪人姓名是時使齊說教其與趙絕矣而未反命故

云未可知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蕪絕也若不絕是

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增二萬乘齊趙也二國交未絕則趙固足抗秦而齊助之是秦敵於萬乘之國

二也齊策悉趙涉河關注悉起其兵也讀謂悉趙卒夫韓不以應秦則有二萬乘今按二萬乘不以倚常賦言

服秦之義而服於彊也舊刊作強下同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

之病而發矣韓與荊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峭塞之患

秦策齊宣王西攻秦秦為齊兵困於峭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跡不服吳注秦惠後十年五國擊秦齊師獨後不敗他

戰無考又云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

日鮑云函谷地近趙策秦王謂公子佗曰昔歲殺下之事注

即秦惠七年五國攻函谷事函殺地近故云補曰按趙世家

孝成二年受韓上黨長平之敗在七年秦惠七年五國攻秦

至孝成二年凡五十四年秦惠十三年敗楚藍田距此四十

九年又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共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日

距孝成二年為三十五年稍近然遠引前事者祇欲言非之

來也未必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西周策鮑注言重皆制人而不制於人者

也舊刊未作大必下衍不字增未必不管下十一字言非之意欲存韓且使韓重己句中銜也古文多有不可從辯

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韓利謂韓之以厚

闕陛下原舊注闕陛下之意因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舊注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一 十二



見重於

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

恐才

大誤增文飾淫靡之說以惑人聽或曰文字絕句

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

淫溺也

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謂不聲言

其伐何國也

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

原舊注疑伐已也

臣斯請往

見韓王使來入見。

韓王入見

因內其身而勿遺。

內囚字誤稱

舊作

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

讀言與韓人約以地易王如市易然則韓

可深割也。

讀多割其地也增東周策註割謂出地

因令象武

秦臣名載希姓錄

發東郡

之卒闖兵於境上。

闖閱之誤簡車馬也將出軍也

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

從蘓之計。

先是秦遣荆蘓說齊與趙絕交

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

誅韓王使

入朝因囚之

彊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

有忠計

言謀事秦

荆人不動

不發援兵

魏不足患也

則諸侯可蠶食而

盡

趙世家注蠶食桑葉漸進必盡鳳卿曰諸侯以漸凶

趙氏可得而與蔽矣。

舊刊蔽作敵言六國

秦遂遣斯使韓也。

舊刊下文連接不別提張榜曰非之說多疎而為韓之情亦太顯至李斯雄辭奇策

願陛下幸審

愚臣之計無忽

舊刊作察

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

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

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

戮戮通言合力也

前世

舊刊世作時

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

史韓傳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秦使白起救之

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

也。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敎事秦之力也。

先言秦之有先時施於韓也



五諸侯共伐秦

楚策五國約以伐秦所謂五國秦紀年表楚世家所書各異

韓及與諸侯

先為雁行

魏策注雁行以次進也此言韓為諸侯之先鋒增先共誤

以嚮秦軍於關下矣

即函谷關吳師道注秦策曰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日是按舊刊作闕下誤嚮當也

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

退也此言韓之報秦無恩見曲在韓陳深曰此叙秦韓報施之事及諸侯

杜倉相秦

秦策杜倉作土倉焦氏筆乘土即古起不直韓杜字省文土姓杜伯之後士當作土起

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荊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

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

中間與秦攻諸侯

已又背秦先為雁

行以攻關

函谷關

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

趙策注展轉猶及覆秦王謂公子佗

曰昔歲蔽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壤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佗曰王出兵於韓韓必懼

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

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

始皇紀王剪將上地正義上都上縣鮑注韓之

上流吳注地之上者楚策韓之上地不通吳注後語作上黨荀子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具而趨趙注上黨之地此

說為得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黃穰取十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夫韓嘗一背秦

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不權事實

舊刊作姦人權稱物也

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疆今趙欲聚兵士

卒以秦為事

卒終也以伐秦為務或曰卒粹同

使人來借道

言欲伐秦欲伐秦

舊刊無下三字

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唇

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

秦使人將使者於韓

將送也讀言魏欲攻韓以告秦秦送其使於韓蓋言秦待韓意殷

今秦



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亾  
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歸國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  
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山云稱他國之王  
所以逆賤臣者邪逆郊迎之迎臣斯願一得見前進也漢書  
舊刊作得進道愚計道言退就趙戮趙戮寸斬也山云漢志  
一見前願陛下有意焉意度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彊若  
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構結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  
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暴露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  
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聞於耳舊刊脫聞字言秦兵  
固守秦必圍之鼓鐸之聲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  
聞於韓王耳其近可知

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彊秦夫夫字疑衍棄城而舉軍則反掖之  
寇原注反掖謂肘腋之欲叛者舊注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  
聚眾也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  
不通則難必謀其勢必舊刊脫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  
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  
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  
圖趙怨趙為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固急舊刊固作因補與  
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  
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報復也

難言舊刊有  
第三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一 難言  
十五



原注此亦為初見秦之詞憤悶孤抗故其文連類曠肆  
感念特奇補趙用賢曰文意邃密字字奇警陳深曰整  
整十二柱內却有長短參差句不同劉辰  
翁曰鬱然茂古此先秦之辭西漢自別

臣非非難言也東周策注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瀉舊刊瀉  
作澤是

讀言字讀蒙下十二柱順比此序順下  
也注非增山中質云荀子注親比順從洋洋纒纒然則捕人  
主字

看見以為華而不實原舊注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洋美纒纒  
有編次也增見以為猶見謂也祭屈原

文李善注引此語作見者以  
為今案洋洋美貌纒纒連貌敦祗恭厚鯁固慎完敦厚祗敬  
鯁硬同

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倫次多言繁稱秦策繁稱文  
辭天下不洽連類比物

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總徵說約徑省而不飾總取精微去其  
無用舊刊及孫

鑽本作則見以為劇而不辯劇劇  
割也激急親近舊刊作激意山  
璠云當作激意

論語惡傲以為知者讀激  
急不婉也親近迫切也深知人情則見以為僭而不讓舊  
刊

深作探僭作譖惡言也此  
言直言斥非過人臣分闕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

而無用妙眇通遠也夸大也  
論法華言無實曰夸織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

陋詹言小計徒取具事件  
員讀以錢穀為言也言而近世近俗也山云荀子曰遠  
舉則病繆近世則病俗言而遠俗詭

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人主以孫言  
疑其諛佞言而遠俗詭

躁人間則見以為誕詭反常也所謂兵詭道詭使之詭躁躁  
通論語言未之及而言謂之譟又輕躁

險躁之義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給口給論語文  
勝質則史聘禮

記辭多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為鄙殊絕釋捨也孟子  
堯舜性之朱注堯

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讀  
舊刊性作信質性朴實也時稱詩書道法程古道由也中庸  
云君子極高

明而道則見以為誦舊注誦  
說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憂也

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度量法也或云  
計算趙用賢曰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一 十六



一語束上關鍵極緊陳深曰每段變換各有章法不可羈制似漫無矩度者然齊而不齊不齊之齊古人矩度原如此

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

亾及其身言殺戮也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

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

明也上古有湯有湯成湯也有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

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

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

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其言未聞

粘著文王從文王又增史策鄂侯淮南子息侯蓋一翼侯炙人也晉世家索隱翼本晉都自

拓開文字真變化

古今人表叙梅伯鄂侯于中鄂侯但鄂侯史作九侯

王欽若曰西河龍門五華陰之地

孝侯以下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世本叙虞居

鄂正義與絳州夏縣相近索曲沃莊伯紂晉孝侯于翼晉人

復立孝侯子郤為君是鬼侯腊乾肉為腊史作比于剖心梅

伯呂氏春秋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伯醢比于剖心梅

西真訓醢息侯之女媼梅伯之骸注紂時諸侯也凌稚隆

評史以梅伯夷吾束縛見左而曹羈奔陳春秋莊公二十四

為鄂侯非也羊傳曰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眾以無義若請勿有伯里

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聽遂去之物本作曹羈非伯里

子道乞鄒陽書百里奚乞食傳說轉鸞原舊注轉次孫子臏

脚於魏見本傳臏膝蓋骨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

秦丘遲書吳子之泣西河注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

而泣何也吳起雪涕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西河

能秦必以西河今君聽讒人之卒枝解於楚秦策作支解注

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斷其四肢按韓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一 十七



品景評林  
作棘莽  
射當作取程  
大昌云以矢  
賈為取說  
文引司馬法  
曰小罪取中  
罪則大罪到

詩外傳齊景公縛罪人召左右股  
解之起傳宗戚大臣射刺起死  
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悖君商

傳公叔座謂魏惠王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  
願下舉國而聽之惠王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

以國聽公孫鞅豈不悖哉  
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希姓錄關潛 甚弘分胞夫論作秦

原舊注磔裂也敕氏及原注無增莊子昔龍逢斬比干剖長  
弘胞子晉靡文粹甚弘周靈王賢臣刳腸曰胞林注胞裂也

釋文淮南子曰甚弘鉞裂而死鉞讀曰披汜論訓作車裂正  
字通音以俗作施韋昭注國語曰甚弘周大夫甚叔也初劉

氏范氏世為婚姻甚弘專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敬  
尹子穿

王二十八年魯哀三年晉人以讓周周為之殺甚弘  
於棘原注投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史記楚惠王十年白公

焦氏筆乘古人多倒語以浮訓沈也  
田明辜射田明未聞原

猶亂之訓治也浮亦見吳子晉傳  
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舊注非罪為

其所治則從外淫之法其罪射  
人手未董安于死而陳於市魯定十四年知文子使告於趙

于縊死趙孟尸諸市宰予不免於田常呂氏春秋家語人間

以告知其然後趙寧此說史記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

字子我田闕爭罷子我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

云爾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闕范唯折脅於魏

止弑簡公尚誰族宰我者蓋必不然矣

有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

悖亂闇惑之主而死舊刊仁作人非○係鑽曰排叙二十三

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亾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

君子難言也且張榜曰一轉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忤逆也

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舊刊有第四字

原注人主不得借權人臣不得  
擅威補孫鑛曰稍用韻愈佳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一 愛臣 十八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原舊注威權上人臣太擅舊刊作貴必易主

命舊刊命作位奪君位也讀主命主妾無等主妾謂妻妾也

弟不服必危社稷袁紹袁術是原舊注臣聞千乘之君無備

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使民歸而傾其國言臣重

其國是以姦臣蕃息繁生主道衰亾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

之害也周之士國唐之藩群臣大富大讀君主之敗也晉之

齊之將相之後主而隆家孟子朱注後不急也凌本作將相

此君人者所外也原舊注君當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

矣結言知操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魯昭公

者紂之亾周之卑東遷以後皆從諸侯之博大也原舊注殷

皆以群臣之大富也舊刊大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

類也富貴威重類於其君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

從此術也比例從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原舊注

貴賤同以法也按盡以法術推之也或曰質之以備備先其

盡恐盡之誤畫截止也下文所謂是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一

十九



豫為之備也。下文所云皆是原舊注。謂薄其賞賜也。臣貧則易制。僅舉一端也。故不赦死。不宥刑赦。

死宥刑是謂威溢。原舊注。滲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原舊注。君威散。臣威成。故

也。不能兩立。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原注。不得行威也。

于市民也。按城市國都。舊注。市眾所聚。恐其乘眾而生心也。黨與雖眾。不得臣士卒。原注。不得

以君之士卒為臣也。鳳卿按。源賴義以來自臣。東征士卒遂釀成。賴朝霸業。故人臣處國無私朝。

舊注。謂臣自私朝也。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原刊。原注。私家之朝也。

貨誤。原舊注。不欲令其樹福也。或曰。於家注文攙入。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以法。是故

不得四從。原注。臣不得私交。四鄰。舊注。四鄰之國。為私交。今按。從徒之誤。徙居有方。不得擅徙家于四方。姦臣

上居據險地。類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說文。傳遽也。讀奇兵。謂兵器之

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以質之。

主道 舊刊布 第五字

原注。人君惟虛靜無為。而群臣各效其職。不敢擅權。而壅蔽其主。此是一片文字。篇內用韻。俱古體。補楊慎曰。條事似賈董先秦文。爽朗乃爾。孫鑛曰。通篇俱虛語。微似連珠。亦稍用韻。陳深曰。通篇論御臣之術。純是老子用。作。

道者萬物之始。原舊注。物從道生。故曰始。按讀韓非出老子。故所謂道者。虛靜也。萬物生於虛。故曰始也。

是非之紀也。原舊注。是非因道彰。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

物之源。原舊注。得其始。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原舊注。得其紀。其源可知也。

善敗成敗也。故虛靜以待令。人君待臣。以虛靜。去好去惡。去

不為。臣先是之謂靜。退群臣不能意。讀萬物生於虛。虛靜則

明。山云。令字衍。楊權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命事自定。又

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鳳卿按。命令名自



下文云  
智者正  
同文法

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讀應萬物之始實者物也。鳳卿按舉名則實可從而

也。靜則知動者正。言君靜退無因臣乃見素是非自明故正也。批點本作動之正。正正鵠之

正。人之所志也。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讀

歸于正也。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歸之物情。君不與焉。故曰君無見其

所欲。見者不秘也。宋太宗謂吏部侍郎李至曰。人君當淡無

也。君見其所欲。臣自將彫琢。彫琢謂飾也。原舊注。臣因欲彫

也。今按不與。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原舊注。君見

下文同。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其意。臣因其

意以稱之。按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素質也。見老子

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原舊注。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

也。舊故舊去。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上文云。令

行而不以賢。君有高行。不觀臣下之所因。觀臣下之有勇而

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武勇是故去智而有明。君無用自智

而察也。君明不蔽。老子云。自見者不明。自是

者不彰。原舊注。去君智。則臣智自明也。非

不自用。使臣盡力。故大功可立。原

去勇。則國却自強也。原舊注

之。能也。是謂習常。習。見老子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濇乎莫得

其所。上林賦。寂濇無聲。讀無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於下

不窮於智。舊注。用臣智賢者効其材。効。致也。効。首虜之君因

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



故君舊刊行不窮於名不受惡名讀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

舊注君雖不賢為賢臣之師不智而為舊刊行智者正正鵠之正謂表的也舊注為臣之正

恐脫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舊注君取臣勞以為己功蛇足此之謂賢主之

經也經常法也按此道在不可見道體隱微故不可見也舊注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

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聞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

不知去智與能以自晦聞群臣見素其疵可得見也知其言以往臣下所呈之言勿變勿更

以參合閱焉閱前言而參之後言勿得俛前後不相違讓言謂名也言循名也參合閱焉者責實也勿變勿

更言固守是術也即下文保吾所以官有一人勿令通言每往也曰參合曰稽同曰同合意同

置監以為耳目群臣不能通言相為比周則萬物皆盡舊說函字屬下句今從佩文韻府函包容

也言君總群官之成不失其柄則萬事悉函藏於掌掩其跡中矣原舊注各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

評無

匿其端下不能原道在不可見故能紀萬物君亦當如此或曰掩函注文攙入去其智絕

其能下不能意意臆通度也管子善謀而小人善意注善以意度之保吾所往而誓同

之替亦同也見王弼老子注謹執其柄而固握之謂君不失柄絕其望破其

意原注執柄固則杜人觀心也舊注作執柄固毋使人欲之則人意望絕也按言不使人臣竊賞罰之柄

不謹其閑不固其門虎乃將存閑謂禁令陳深曰非慎疾奸臣欲散其黨故名之曰虎曰

賊原舊注權柄不閑固則篡國之虎因而存矣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擅其

主逼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其所君位也舊刊擅作弒逼作代擅其主言其威震主也

處其主之側為姦臣聞其主之惑故謂之賊聞聞之誤謂問也惑差也增

姦臣即虎也賊其黨也外儲右上下內間主之情以告外管子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

危之如丹後苟告源賴朝以朝廷消息藤原公經通此條義時漏朝廷密事之類是讀姦字句臣謂他臣也側惑賊叶韻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一 廿二

善上脫 君子二 評注所下 有以字



散其黨收其餘謂黨與之餘收捕也讀餘不黨者也收不黨者以為君之黨也按收收錄之義閉其

門奔其輔諸本奔作奪國乃無虎法峻黨散則大不可量

刑名審驗法式謂形通形名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

有五壅標虎術之品目臣閉其主曰壅不通臣制財利竊福利柄曰壅臣

擅行令曰壅矯命臣得行義曰壅竊臣得樹入曰壅竊臣擅

行主諸本作臣閉其主是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

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

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仲尼曰唯器與

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使臣盡其材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

受命明  
作位

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讀增高增言已應

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爵之所生也陳

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

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舊刊脫是故明君之行

賞也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雷暖

威神聖不能解也讀解怒也今案言不可得其端倪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

也偷苟賞偷則功臣擅其業赦罰則姦人易為非舊刊人是故

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山世璠云疑

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脫疏賤必賞

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卷之二

廿三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韓子解詁卷之一終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海子解...  
卷之二

154



